

大家庭 系列

月难圆

雪米莉 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大 家 庭
月 难 圆

雪米莉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5R
(京)新登字 076 号

责任编辑:仲晓红

封面设计:史 密

大 家 庭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宜春市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60 字数:980 千字

印数:1—2000 册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106-01093-6/I·0111

定价:(全十册) 68 元

内 容 提 要

冯以达年轻英俊，性格却孤僻内向，他在一个极浪漫的机缘里走进了富家小姐向樱姿的世界，从此开始了一段缠绵悱恻的苦恋……

然而，冯以达的心灵创伤重重，他曾有过如火如荼的爱情，有过在战争中遭受过苦难洗礼的生死恋人……

天空中的雨虹终会消逝，冯以达的心中是否又能升起一轮雨虹呢？

那不是一幢很新的房子，也不很精致，夹在九龙塘许多豪华的花园洋房中，它却显得特别。小小的花园，小巧的二层楼房子，有露台——好象美丽的公主在上面，英俊的王子在下面唱情歌的那种露台，还有小鱼池，还有一个秋千架。还有——每当黄昏夜晚，屋中透出温馨灯光，和那令人强烈感觉到的欢乐！

它特别在温馨和欢乐！

又是黄昏，燠热的。

摇摇晃晃的巴士停在站牌边，车上跳下两个穿白色校服的女孩子，长头发的端庄斯文，短头发的活泼热情，相同的是她们又圆又黑的大眼睛和一脸的漂亮，谁都看得出，她们必是两姐妹。

“樱姿，吴成浩今晚来吗？”短头发的妹妹直呼姐姐名字，也难怪，她们年龄只差一岁。

“谁知道，”长头发的姐姐摇摇头。吴成浩是个念医科的男孩子，还差一年就毕业了，是樱姿的男朋友。

“尊尼要来!”妹妹樱丽扮个鬼脸,“我们要练歌。”

“功课呢?明天要上课哦!”樱姿的语气并不严。

“怕什么?”樱丽拍拍心口,甜甜、傻傻的笑了。“不懂的你会教我,对吗?”

“我也替你考试,好不好?”樱姿笑了。

“好!好!”樱丽叫了两声,笑容一收。“那怎么行?学校老师谁不知道我们是两姐妹,你中五?我中四,又不是同班!”

“小鬼!”樱姿轻轻打她一下,用锁匙打开镶花铁门。

屋子里已透出温馨的灯光,似在等待她们带回去的欢乐。

“妈,我们回来了!”

“迟了一点,巴士挤吧?”向太太慈祥地看看表。她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人,身材依然苗条,面庞依然美丽,看起来象樱姿她们的姐姐。

“还好!”斯文的樱姿微微一笑。“小伟今天出奇的乖,妈妈罚他坐吗?”

“谁罚他?”向太太斜斜的看小伟一眼,充满了怜爱。“我们在等新家庭老师来,约好六点钟的!”

“请家教?那多浪费?不如请我,我教小伟,我只收半价!”

“你教?我看你也得请个老师来管管才行,明年会通得过吗?”

“没问题,我有樱姿,要什么老师?”

“还说教小伟呢!”向太太摇头。

樱丽不以为憾地耸耸肩,她个性开朗乐天,从来不拘小节,什么事都不认真,就算交朋友也不例外,十六岁半的女孩子,根本没长大。

“不教就不教,”她笑着往楼上跑,“就算不能教小伟功课,至少也能教他弹吉他唱歌啊!”

“这孩子！”向太太看着樱丽消失在楼梯上的背影。“樱姿，你也上去休息一阵吧，等爸爸回来才吃晚饭！”

樱姿回到姐妹俩共同拥有的卧室，这房子相当大，有两百五十尺左右，姐妹俩住得很舒服。她们并未在房子里划定明确的界限，然而，谁也能看得出樱姿住那一边，樱丽在另一边。

“你不留在下面看新老师啊？”樱丽边吃边问。

“我为什么要看？又不是教我的！”樱姿坐下来，慢慢地把书包里的书本拿出来。

“我以为你有兴趣！”樱丽把苹果核随手往窗外一扔，“你们该是同一型！”

“谁和谁同一型？”樱姿看看窗外。“别再乱扔东西了，窗户下面快成垃圾堆了。”

“有什么关系！大不了星期天我去打扫！”

“说得比唱得更好听，你扫？哪一个星期天看得见你的人影？”

樱丽闭着眼睛假装没听见，过了好一阵，才说：

“晚餐叫我，我先睡一阵！”

“霍尊尼来了呢？”

“叫他等吧！”

樱姿摇摇头，笑了。

她喜欢樱丽，也喜欢她完全不同于自己的个性，因为她们姐妹俩是那么的不相同，反而令她们更亲密、更融洽，说不出什么特别原因，或者——对方总能补自己个性上所欠缺的吧！

似乎过了很久，又似乎只是一会儿，在向家做了二十多年的女工阿彩进来了。

“吃晚饭了，樱姿，樱丽！”阿彩直呼她们名字。也难怪，她眼看着她们姐妹俩的出世和成长呢！

“爸爸回来了吗？”

“已经洗完澡了！”阿彩退出去。

看着窗外，已是一片昏暗，哦！七点半了，这么迟？怎么她还没觉得肚子饿呢？书本对她的吸引力真大呢！

“樱丽，樱丽，吃饭了！”她推推樱丽。

“啊——什么事？”樱丽睡眼惺忪的跳起来。“尊尼来了。是不是？”

“你只记得尊尼，肚子不饿吗？”樱姿径自先下楼。

父母、母亲和小伟已在餐桌上等她们。

“对不起！”樱姿坐下。

“樱丽怎么还不下来？”父亲问。

“来了！来了！”樱丽冒冒失失地冲进来，一脸孔稚气的笑容。“刚才我还以为又是早晨了！睡糊涂了！”

“除了玩，你什么时候不糊涂？”父亲开玩笑。

“交男朋友不糊涂！”樱丽坦率地。“我选的霍尊尼；你们不是也说好吗？”

“是，是。”向太太直笑。“你们是一对又好、又精明的年轻人，好了吧！”

“妈妈，新老师讲好了吗？”

“讲好了，很不错！”向太太点点头，“明天开始上课了，每星期三次，一、三、五来！”

“小伟惨了！”樱丽对弟弟伸伸舌头。

“你也惨，”小伟不甘示弱的。“妈妈说冯老师也要教你，你也逃不了！”

“教我？”樱丽不信的望着向太太。“他是何方神圣？够资格教一个下学期就中五的学生？”

“口气那么大，”父亲被樱丽的怪表情逗笑了。“任何一个

中五的学生都教得了你，何况冯老师！”

“说得我这么差，这学期一定考个前十名给你们看！”樱丽嘟起嘴，才几秒钟，立刻又忘怀了。“那个冯老师很棒？很有学问吗？比樱姿的吴成浩还棒？”

“樱丽！”樱姿皱着眉阻止妹妹。“吴成浩不是我的，你别乱说！”

“怕羞！”樱丽神秘的笑。“不说就不说，反正有一天你会承认的！”

“樱丽——”樱姿脸红了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”向太太打圆场。“冯老师真是不错，虽然还在读大学二年级，我相信他的程度绝不止如此，他在越南的时候——”

“越南来的？”樱丽怪叫一声，把大家都吓了一跳。

“怎么？”

“怎么请一个越南来的人？他一定是偷渡的。”

“你怎能一竿子打死一船人？”父亲说话了。“冯以达是学校盛主任介绍的，还错得了？你不许胡扯！”

“我觉得危险！”

“什么危险？家里放着珠宝黄金让他抢？”向太太笑着。“快点吃，不是尊尼要来吗？”

“八点来！”樱丽总算不出声了。

晚餐后，又吃了水果，霍尊尼已经来了。他是个相当漂亮的男孩子，长头发，牛仔裤，新潮却不俗气，因为家庭背景不错，看来“时代”得很正派。气质也好。

“在哪儿练唱呢？”尊尼抱着吉他问。在向家他是熟客，就象在自己家中一样。

“我在卧室做功课！”樱姿先开口。如果让樱丽和尊尼来，

别说做功课，静坐也不行，她是先下手为强！

“那——我们去露台！”樱丽扮个鬼脸，拖着尊尼上楼。“你们别来打扰我们啊！”

樱丽就是这样的女孩，明明是她吵了别人，却还叫别人不许打扰她，哎！樱丽！

樱姿正想上楼，阿彩带一个男孩子进来。

吴成浩，是个相当出色的男孩！他的出色不在外貌——若说外貌，他没有尊尼漂亮，更不够新潮、时代。但是他的沉稳和有修养有深度，可从他含蓄的微笑，得体的应对，甚至从他那从容不迫的呼吸中感觉出来，一个准医生，是的，他看来就象一个医生！

“成浩，是你！”樱姿有些意外，她也表现得斯文含蓄。“你没说要来！”

“反正有空，来看看你！”吴成浩望着她笑，笑容和眼光中都包含了好多、好多情绪。

樱姿避开了，她虽然不满十八岁，看来却比樱丽成熟和稳重多了。

“樱姿——”他突然轻轻握住她的手臂，他在紧张，他的手在发颤，为——什么？“有一件事，我——”

“说吧！”她也紧张，却努力保持平静，毕竟，这是第一次面临的情景，她做得并不好。

“除了兄弟姐妹，我们——可能有第二种感情？”他费了好大力说。

“我——”她一震，下意识挣开他的手，跳出去。“我不知道！”她心中塞着一团突然抖开的乱线，他怎能——这样问？对他，对她，的确是最难的问题了，因为她还不到十八岁。

从中午开始，天空就开始飘着毛毛雨，细细密密的。放学

的时候，非但没有停止的意思，竟越下越大了。

樱姿没有带雨伞，只有一个小小的胶雨帽，看看窗外，若雨一直保持这般大小，胶雨帽也够了，反正学校门口附近就有巴士，下了巴士也不过走半条横街就可以到家，淋不到太多的雨！

只是，樱丽怎么还不来？又和同学聊流行音乐而忘了时间？

正预备起身到樱丽的教室去，小丫头又跑又跳的奔着过来，扬着一脸孔的欢笑，雨水也威胁不了她。

“樱姿，你先回家吧！”她在教室外嚷。“我去安利家拿一张最新的钟拜亚丝唱片，拿到就回来！”

“下雨也去？明天再去吧？”樱姿叫。

樱丽又跑又跳的走了，她边走边说：

“不拿回来听听今夜会睡不着！”

樱姿摇摇头，妹妹就是这个急性子，她决定的事那怕天空下刀也要去完成，任谁也改变不了她的决定。樱姿摇摇头，拿起书包，把胶雨帽戴在头上，自己回去吧！但愿——校门口没有飞仔！

她一直站在那儿，她有五年搭巴士的经验，只要抓紧扶手，别人也奈何不了你，再挤也不怕。她望望车窗外，雨小一点了吗？突然间，她发现有人在注视她！

绝不是她敏感，的的确确那边有个男孩子望着她，似乎望了很久。她一惊，连忙收摄心神，连那窗外也不敢看了，怕惹麻烦！那个男孩子——不是飞仔吧！

那人似乎淋了不少雨，衬衫和牛仔裤都半湿了，前面头发似乎还垂在额头上。那人有一张好冷削的脸，有一对好冷好锐利的眼睛，皮肤是褐色的，最可怕的——他似乎好几天没修面

了，短短的青须长满了下腮和腮边，他手上还有个牛皮纸袋——是刀吧？这样的男孩子，无论如何不象好人了，他——为什么看着她？

樱姿越来越紧张，越来越害怕，她感觉得到那人还在不住的打量她，天！她是他的目标？那些抢人、非礼的新闻一下子都涌到她脑子里，她就要哭了，那人——会怎么对付她？

到她家的站了，车还没停稳，她已慌忙跳下去，另一个急着下车的人撞掉了她的胶雨帽，她也顾不了那么多，下了车就想跑，只是双腿发软，连走都走不快，别说跑了！

快近家门了，只十几步就到了，她抹一抹脸上的雨水，终于哇的一声哭起来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她感觉到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她的手臂——

“妈妈——”她骇极尖叫，哭得更大声了。用力挣出那人的掌握，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，她竟然奔到了铁门外。抓着铁门的枝条，她哭喊着：“妈妈，开门——”

更快的，那可怕的人又追上来，一看见他那张冷着的脸，刚才凝聚的勇气一下子散了，她叫不出声，她抓不住门，她摇摇欲坠地站立不住。

“不——不——”她吓得几乎昏倒。

“小姐，你怎么了？”冷面人的声音却是温柔而低沉的，他扶住了就要倒下的樱姿，诧异不解的问：“你不舒服吗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你——你——”樱姿挣扎着要站直，却是办不到，她已被冷面人扶在胸前，他——想怎样？在自家门外被掳——是太冤枉了。“放开我！”

“你脸色很坏，你的书包和胶雨帽都掉在地上，”冷面年轻人扶着她站直了，“你该立刻休息一下！”

樱姿努力清醒一下自己，那人的语气——似乎并没有为非作歹的意图，他——她看见他替她拾回来书包和胶雨帽，她看见他垂着手站在那儿——难道真是她敏感？

“你是谁？你为什么——跟着我？”她鼓起勇气，声音仍是发颤。

“跟着你？”那人皱皱眉，眼光很是特别。“你误会了，我并非有心跟着你！”

“那——”她又放心些，大概不敢在光天化日下做坏事吧？但她又不愿问为什么他一直盯着她看——否则岂不等于承认她在看他？“你拿着我的书包、胶雨帽，还站在这儿——”

那男孩子放开了皱着的眉心。

“你误会了！”他说。并按了樱姿家的门铃。

樱姿意外又不能置信地呆呆望着他，他是谁？为什么按她家的门铃？他认识她家的人？怀疑的还不曾问出口，阿彩撑着雨伞来开了门。

“樱姿回来了，哦，和冯老师一起呢！”阿彩笑着。

冯老师？樱姿傻傻地望着他大步走进去的背影，为刚才的失态又是脸红又是懊恼，她怎么会有那么荒谬的念头，以为他是坏人呢？弄到此后——大家怎么相处？都是校门口那些该死的飞仔——

“喂！樱姿，淋得浑身都湿了也不进去？樱丽呢？”阿彩哇哇地叫。

她一怔，提起地上的书包大步进去，她知道冯以达是坐在客厅的，她可不敢看，从来没试过跑得那么快的一口气奔上楼，躲回了卧室。

这件事——哎！真是从何说起呢？若告诉樱丽，怕她不笑上三天三夜？——不！不能告诉她，太丢脸了！

怎么回事？今天中了邪？闹了大笑话之后又同情心大发，竟然想起他的湿衣裤——哎！今天真不对劲，全是樱丽不肯一起回来惹起的，等会儿要罚她！

决定下楼，心里舒服多了。刚出房门，遇上迎面而来的阿彩。

“樱姿，快去跟冯老师讲一讲，太太带小伟看医生去了，要不然你陪冯老师坐坐，我可没法子了！”阿彩说。

“小伟病了？”樱姿意外地。“早上还好好的嘛！”

“发烧又吃坏了！”阿彩说：“你快下楼吧，冯老师坐在那儿发呆呢！”

“冯——老师，”樱姿硬着头皮走向前。“小伟和妈妈去看医生，就会回来，你请坐一下！”

冯以达看她一眼，不出声，也没有任何表情。

“刚才——我好抱歉！”她坐在他对面，垂着头，简直不敢正视他。“是我误会了！”

冯以达还是不出声，只是若有所思地望着她。

“我以为——我以为——”她说不下去。

“我——很象坏人？”他突然问。声音还是温柔低沉得和那张脸不配。

“不，是我误会，”她胀红了脸。“在车上你——对着我，下车又在我后面，我以为——”

“以为我要抢劫？”他轻轻的哼一声，有些不屑。

“不——你知道，”她舔舔唇，抬起头，没有想象中的难堪啊！“学校门口常有飞仔站在那儿，我们都很怕，今天樱丽又没和我在一起，我——”

“是我吓着了你！”他看着她。“我不该在车上一直盯着你看的！”

“你——”她一怔。他竟承认盯着她看了？

“小伟很象你，我一直在猜，你是向樱姿还是向樱丽？”他是在解释吧？

“原来——这样！”她微微一笑。她的微笑是最美最吸引人的，含蓄得引人遐思。

但他似乎不懂欣赏，依然那样冷削。他甚至不再出声，两人之间一下子就又沉默了，又僵了。

“你——从越南来？”樱姿问。她自己也奇怪，她从来不是多说话的人。

“是！”

“还在读大学？”她再问。

“是！”仍是一个字。

“二年级？”她愈加好奇了。

“是！”他甚至不看她。

“什么系？”她下意识的追问。

“医科！”他说。

“医科？你认识吴成浩吗？”她意外的。

“不认识！”他摇摇头。“我没有朋友！”

“他和你同学！高几班，已经在实习了！”她说。

“你的男朋友？”他看她一眼。

“哎——不能算！”她莫名其妙的脸红。

“提起他，你好象很自豪！”他有嘲弄意味。

“医生在此地很受人尊敬！”她说。

“赚钱多？”他冷冷地笑了。嘿！他笑起来很好看，不再显得那么冷，很有阳光很温暖似的。

他该多笑的，她想。可是她不敢说。

“不！考进医科是很困难的，要各方面都优秀才行！”她由

衷地。

“我不以为！”他又冷哼一声，“我是个偷渡的难民，我没有香港中学文凭，我也考上了！”

“妈妈说你的程度绝不止大二！”她说。

“因为我已经二十五岁，早该大学毕业了！”他说。

“妈妈不是这意思——”

“我也没有怪你妈妈的意思！”他打断她。

“你——”樱姿不知道，自己为什么这样多话，是因为他的特别？“一个人在香港？”

“因为我家只付得出我一个人偷渡的费用！”他说。很不客气，很不礼貌的语气。

“为了——逃兵役？”她又问。报纸上说百份之九十的越籍华侨都为逃兵役。

“笑话！我是逃兵役的人？”

“报上说——我以为——”

“报上说和你以为都不能代表我！我自愿入越南籍的，我享了越南人的权利，理当尽义务，我服了一年兵役才来香港的！”

“你打仗？”

“不会正式打！”

“你战胜了？”

“败了！我败给毒虫恶蚁，我也败给自己，我天生是个胆小的懦夫！”

“为什么要这样说自己？”她皱眉。

“事实是这样！”他又笑笑，很自我讽刺的。“一年后我退役，然后来了香港！”

“你——带了很多钱来？”她问得很实际。读医科，他该有

很多钱支持才行。”

“我说过，我家只付得出我一个人的偷渡费！”他说。

“那——”

“我有手有脚，”他笑了。“我只是个怕死的懦夫，就因为怕死，我努力挣扎使自己活下去，我工作！”

“但读医科要很多钱！”

“我做很多工作！”

“你哪能有这么多时间？”

“逼上哪条路时，不能也变成能！”

她沉默了，她无法了解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事，她一直生活在温室中，她看不见除了花朵之外的东西，她以为世界是美丽、光明的，她以为黑暗、丑恶、穷困只是电影中的事，小说中的词。

“那——你不是很苦？”她问。

“什么是苦？没有汽车？洋房？工人？没有锦衣美食？或者——没有人生的目的？没有理想？”他正色说。

她有着从未有过的震惊，他的话震撼了她。

“我——很抱歉这样问，”她立刻脸红道歉，“希望没有得罪你。”

“不曾得罪，你是此地第一个问这些话的人，”他摇摇头，眼睛出奇的黑，出奇的亮。“我高兴听见你这样问！”

“你不曾把刚才的话——告诉过别人？”她问。

他凝望她一阵，第一次显出自傲。“不是人人能懂那些话的。”

她心中一阵莫名喜悦，他是在赞她！

“冯老师——”

“冯老师？冯以达？”门外跳进一个女孩子，是全身湿淋淋